

奉送

古田義卿先生之東都序

後漢光武謂耿弇曰將軍前在南陽建大策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耿弇者戰國之豪傑也故以為天下除殘賊為志固其宜矣先生欲發孫吳之溫窮韜幹之奧而生於盛治之時則其立志果何如也范布文曰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憂一也而所憂不同者其所處異也蓋賢人君子立志之遠大不以出處窮達而變也如此固是言之則先生之事雖與耿弇異而先生之志豈謂不與耿弇同乎然使先生當光武之時則得為天下除殘賊以垂功名於竹帛猶耿弇否未可知也然使耿弇當今之時則不過論歷代之成敗議古人之得失以泄<sup>所</sup>其溫蓋亦猶先生年故事有不同而志無同志輩有不同有時之異也志無不同者道之同也時有無何之如而道者不可不盡也當今之時曰精兵古利器械曰使調兵曰習分合俗吏腐儒以為迂濶而置之度外彼其志在飽暖之間者固不足議也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孟軻氏曰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然則當今之時於韜幹所謂盡道者也近年外夷猖獗竊犯覬覦之心廟堂之上深慮邊防則以耿弇之志為志可謂迂濶乎先生去年之秋遊學於鎮西益以發憤今春又將至於閩左會有公命遂得成其志臨發乃謀於衷曰東都天下之要區而人情世態可觀可鑒則所潛心以求博聞之資抑亦多讀書以廣知識邪余謂不若多讀書也多讀書則可以得固其根本深其淵源譬之謀強敵奇出百端雖倖一勝而非占地以垂食則竟不能突其根據也若夫世之遊學者徒求情於外以為於柄所謂奇出百端倖一勝者乎一時之權雖眩服命遣堂之之陣則窮蹙矣當時耿弇輩其所學蓋不如此之淺近後諸葛亮亦在南陽讀書於草廬而胸中既建大策及經劉玄德之三顧無愧於值遇者以固其根本深其淵源也今先生欲與古人同志而友古人之所為則可乎勿慙遂書為贈

嘉永辛亥三月日

山田教再拜

